

金斗广记

李金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斗广记/李金斗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2

ISBN 7-5063-1590-4

I. 金… II. 李… III. 李金斗-自传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095 号

金斗广记

作者: 李金斗

责任编辑: 白联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10.5 插页: 8

版次: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90-4/I·1578

定价: 18.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我的《广记》(代序).....	3
1、根的故事	1
2、通县“小楼”	10
3、黄色的缎带	15
4、白色的蜡烛	24
5、无心插柳	31
6、有心栽花	43
7、被人揪着耳朵轰出来	51
8、大栅栏里的红灯笼裤	57
9、“这孩子是不是大舌头?”	63
10、初登舞台	76
11、城墙根儿和门缝儿	84
12、我的师父赵振铎	94
13、人家还是格格呢	113



14、祸从“顶”降	138
15、惊吓	151
16、师爷和他的蝓蝓罐	161
17、南口鸡场净是鸡	178
18、“天堂”之路	189
19、“全聚德”学徒	198
20、转机	208
21、艰难的《打虎》	215
22、难忘新加坡	233
23、真诚回报	245
24、真正的良师益友陈涌泉	267
外祖父名满京都	268
父亲名扬大江南北	279
“清门”自有后来人	285
相声改进小组	288
丰厚的成果	289
艺不压身	291
锲而不舍	293
真诚合作	296
甘当绿叶	299
为北京大学讲授相声课	301
台湾收徒	305
良师益友	311

编后记

——《金斗广记》之外的故事(白联国)	314
--------------------------	-----



根 的 故 事

我记得 1979 年北京冬天特别冷。

那时候我住在前门外肉市大街 50 号，一个盖在两个建筑夹缝中的小简易楼的楼上。一间不大的屋子既是卧室又是客厅，既是厨房又兼厕所。

不是因为厕所在楼下懒得去，那会儿还没那么多娇毛病；也不是因为晚上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下楼上厕所太冷，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主要是那地方耗子为患，没点胆子，谁也不敢去。

我们家对面挡着的高墙，是广和剧场的南墙，那年头儿别看瞧不见什么好节目，乱哄哄的声音却是长年不断！电影只能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戏就只能听《红灯记》、《沙家浜》几出听腻了的样板戏。可人们要想娱乐娱乐，不看这些又能看什么呢？那时电视不

普及，更甭说有录像机、影碟机、VCD啦，即便有个9吋黑白电视，打开一看还不是八个样板戏吗？

我们家这条街前面，就是北京的名街——“大栅栏”。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在那里，逛累了也到广和剧场去歇歇腿儿看点什么，何况京剧《红灯记》看腻了还有评剧《红灯记》、河北梆子《红灯记》、山东吕剧《红灯记》，河南豫剧《红灯记》……挨个儿演也能热闹几天。

所以，广和剧场无论白天、晚上，买票的、退票的、看电影的、看戏的乱哄哄吵吵嚷嚷让你心烦，直到深夜剧场散了，走光了观众，才能安静几个小时。

我家南窗户外，紧挨着的是一家房子的铁皮屋顶，好在那会儿治安情况不错，不然有歹人要做案那可太方便了：迈腿儿就跨进屋还有垫脚的，保证摔不着。

铁皮屋顶每到下午就能把午后的阳光反射到屋里来，别看这阳光冬天起不到什么作用，到了夏天，嗨！能把你热死！必须关紧门窗，拉上窗帘儿，屋里既无空调又无电扇，晒了一整天的铁皮屋顶，就像个大暖气罐一样烤着你，等到后半夜屋顶慢慢凉了打开窗户透透气，天也快亮了……

要是后半夜赶上下大雨或下雹子，那可就热闹了；能让你听半宿“机关枪扫射”！

我家院门口正对着中外驰名的京城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不是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吗？建国以来什么行业不景气“全聚德烤鸭店”也没萧条过。



外国来宾，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游玩之后都要到这里美餐一顿，据说烤鸭的味道很适合世界各国旅游者的口味。

如果您以为我们那会儿虽然吃不上烤鸭，但能经常闻到烤鸭的香味儿，那您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院门口对着的是人家烤鸭店的后门，除了大筐大筐的葱和剥掉的葱皮以外，就是鸭屎和垃圾了！还有长年堆积的煤沫子，煤渣和满天飞舞的煤灰。既呛人又迷眼，无冬立夏别想穿干净衣服干净鞋！

尤其满地泥泞的黑水和混杂在一起的臭味儿，到了夏天能把你呛死！如不小心摔一跤再滑到泥水里，那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年头儿多了也就习惯了，我通过“实践”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本领”，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天气，我都可以“训练有素”地闭住呼吸，麻利快捷地挑选可行之路，找准道儿，判断出先后次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过污泥浊水、各种垃圾，冲进院门，躲过厕所，在没憋死之前呼出一口气来。那功夫真不是吹的，没有小时候武功课的形体训练；没有几年的实践和善于动脑子，能练出这功夫来嘛？！

功夫是练出来了，我也再不想吃烤鸭了；每当烤得外焦里嫩，“片”得肥瘦相宜的烤鸭端上来，开始还觉得挺香，闻着闻着就变成烤鸭店后门那味儿啦！您说我还能吃吗？

那天，我正从院子里用一个搓板一趟一趟地往楼上搬蜂窝煤，当然那又是练的另一种功夫了！团里的一个哥们儿



找我来了。

他满脸的笑纹儿，撇着大嘴背着手，大摇大摆地往楼上走。一看他脸上那神气，就知道准有什么好事可他却偏要卖卖关子啦！

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喊：“斗，别干了别干了！快，把两个黑爪子和一脸煤沫子给我洗干净，赶快给我端炒肝儿去！”

这位哥们儿最爱吃炒肝儿，我赶紧洗了脸，拿起小锅儿就奔了鲜鱼口内的“天兴居”。

几碗炒肝儿下肚，他挤挤眼对我说：“想知道什么好事吗？”

我乐了。“甭卖关子，我就是不问，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他也乐了。厚厚的嘴唇上喷出一片唾沫星子，正应了他的外号“小喷壶”。

原来他费尽力气弄到两张“内参片”的票，今天是特意约我去看电影的。

那年头儿谁要是能找到一张“内参片”的票，那真是神仙了！得把别人羡慕死！

我急忙问：“什么电影？”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外国片！”

我一听心就凉了。甭说，又是朝鲜片！

那时候，中国人除了看自己拍的电影外，顶多能看点儿友好邻邦朝鲜或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影片。每到那时候，也能像小孩儿一样兴奋一阵儿。





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就把中国人看晕了；据说有人在电影院里哭得昏了过去，被抬上救护车时抬她的人还在为卖花姑娘的命运哭泣，有的人索性图痛快放声大哭起来，别人还以为抬的人已经死了呢？

我妻子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平时看书听戏就常爱掉眼泪儿，那天看《卖花姑娘》她特意带了一擦手绢，散场时我怎么也找不到她，原来趴在椅子上哭得站不起来了！

我急忙把她慢慢搀扶起来，她不停地冲我伸手。我不明白就问她：“你到底要什么呀？”

她捂着红肿的眼睛带着哭音儿说：“手绢！……”

“你不是带了一擦吗？”再一看，那擦手绢早就湿得不能用了。我赶紧把我的手绢递过去，搀扶着她像刚从“告别室”里出来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蹭”出影院，也差点儿叫了救护车。

从那以后在她面前不用说提“卖花姑娘”几个字了，刚一提朝鲜电影……她眼泪就掉出来了。这回再让她去看那哭哭啼啼的朝鲜片子？我可不愿意！

我对那位哥儿们说：“要是朝鲜片，不但我不看，连你弟妹我都不能再让她去！你趁早儿送别人。”

“保证不是朝鲜片，是美国片！”

“什么？美国片？！”

“是啊。听说这片儿还特别长，能看一宿呢！”

我的妈哟！这下我可美啦！能看个美国片就够棒的了，还那么长能看一宿，那就等于一气儿看好几个片子啊！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看见我高兴，那哥儿们更得意啦！

我说：“甭说看一宿，看一年我都不烦！你先歇会儿，回头我给你做炸酱面，咱们‘小碗干炸’，吃得饱饱的，咱哥俩再去美美的看上它一宿美国电影！”

晚上我们俩骑车奔了“新影礼堂”。

还没骑到影院门口，远远地就看到门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见我们俩在门口下车，纷纷围了过来。争着问：“有富余票吗？有富余票吗？”

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二分钱，“大哥，我给您交存车费吧！您卖我一张票，行吗？”

我们俩对视一笑，心里那得意劲儿就甭提了！我假装着系围脖，用手碰了一下上兜，嗯，票就在兜里。我们理直气壮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人们一看我们俩那神气劲儿就知道我们有票，呼拉一下更多的人围了过来，我们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甩开大步朝前迈，人们只好闪开一条道儿，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往里走，那神情就好像一群饥饿的人看着我们去赴宴似的。

电影终于开演了，那是一部还未翻译的美国片，描写美国黑人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怎么样从非洲让白人像贩卖牲畜一样贩卖到美国，作为奴隶一代一代地被白人驱使和奴役，黑人怎么样在美国繁衍生息直至觉醒，但不管如何他们的根还是在非洲……这个影片就叫《根》。

影片没有译制，台词全靠一位现场翻译通过话筒讲出来，片中的男女老少都由他一个人担任，又没有人物的语





气，常常分不清是银幕上的哪位在说话，还有的时候道白快，翻译得慢，等翻译出来时，画面早就过去了，显得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滑稽。影院里一片哄堂大笑，这一笑后面的词就又听不清楚了。性急的人站起来用“嘘！”声制止笑声；哄笑的人又用“嘘”声来制止“嘘”声，黑暗中“嘘”声此起彼伏哄成一片……

影片真的很长，也真的演了一宿，开始我还睁大眼睛使劲看，后来耳边响起了呼噜声；我还以为是电影里的声音，可银幕上没有人睡觉哇！再一扭脸才发现是我那位哥儿们睡着了。

立刻我就没了精神，再呆会儿前后左右都作起了“呼噜曲”，我的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

清晨，我们俩被服务员从睡梦中叫醒，懵懵懂懂地睁开眼，才发现礼堂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俩急忙起身走出礼堂，各自回家了。

我骑在车上慢慢往家蹬，从温暖的礼堂里出来，又刚刚睡醒觉，冻得我直激灵。

寒冷的空气使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我回忆着昨天夜里的电影；很多细节已记不清了，突然，影片的名字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根》，这名字令我心动……

冬天的清晨虽然寒冷，大街上仍走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或骑车或走路一个个脚步匆匆。

我在想，别看他们黎明即起劳碌奔忙，但他们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温暖的家，他们每一个人不也都有一个自己的“根”吗？连那些少小离家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现已年过

古稀的老人们，不也要千里迢迢地回到祖国，费尽千辛万苦去寻找他们的“根”吗？

那么，我的“根”又在哪里呢？







通县“小楼”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爷爷，要说寻根我自然想起了他。

爷爷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1米80的大个子，高鼻梁，大眼睛。一辈子在穿着上都很讲究。平时干净利落，什么衣服都得穿出个样儿来，随便一件衣裳也得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穿起来透着精神和帅气！

说是爷爷，其实他是我的姥爷。

他一辈子就想要儿子，而他的两房媳妇，也就是我的两个姥姥，都没有给他生儿子。所以从小他就让我管他叫爷爷；在我这个外孙子身上他总算过足了当爷爷的瘾。

爷爷叫李宝臣，他乡下有地，城里有买卖，在当年北京郊区东瀾一带是一户很殷实的人家。

爷爷家境好，人又一表人材，前来说亲的人特别多。



可事情就偏偏那么不如人意；家里给他千挑万选，挑来挑去挑花了眼，竟给他娶了一个小脚女人，而且一只眼睛上还有“玻璃花”。

爷爷那个气和烦就甭提了，可那年头儿父母包办的婚姻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城里有买卖，婚后不久爷爷就采取了反对封建婚姻的革命行动，离家出走了！

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家里想尽办法软硬兼施也没动摇爷爷的决心，虽然后来乡下奶奶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可他一辈子到底没有回去。

当年离北京四十里地以外的通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饭馆叫“小楼”。它上下两层，古香古色，小巧别致。连那个“小楼”的名字都那么随意古朴招人喜欢。

别看“小楼”地处郊区，却名声远扬传遍京城内外，主打菜就是久负盛名的“锅烧鲇鱼”。

说起鲇鱼，北京不少人忌讳吃它，因为据说它经常生活在不太干净的水里，吃不太干净的东西。吃了鲇鱼的人容易犯老病。

而这里经营的“锅烧鲇鱼”，却是一种让你吃过后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美味！

在通县的大运河里，出产一种鲇鱼，由于它专门长在河岔中的“窝子”里，河水又是沙底，所以鱼非常干净。而且鱼肉厚、刺少，肉质又细又嫩。

最重要的是这种“锅烧鲇鱼”的独特作法，使它区别于其它美食成为独具特色的佳肴。

爷爷是这家饭馆的股东，他和灶头又是把兄弟。这种



美味红火的年头儿，也是爷爷最“火”的年头儿，是他一辈子生活中很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

我从小无数次地听爷爷讲过通县“小楼”，“小楼”长“小楼”短地一天到晚挂在嘴上，也搭着我没吃过，就是吃了年纪太小也记不住是什么味儿啊！我一问“爷爷，这‘锅烧鲇鱼’好吃吗？”就算给爷爷开了话头儿，旁边再几位也想听，那爷爷就更来劲儿啦！他就一五一十地把这种鱼的做法从头到尾细说一遍，听多了，就跟学说相声时师父的“口传心授”似的，早就烂熟于心，真要再开个“小楼”、“小屋”、“小房子”饭馆什么的，我还真是位做“锅烧鲇鱼”的高手呢！

一条鱼去头尾，切下鱼肚，片下两肋的鱼肉切成片。揉过面粉后用旺火过油，这油也是用胡椒焙过的，这样就可以去掉鲇鱼的土腥味儿。鱼片晾凉后，再用温火炸成外焦里嫩，配好佐料（这佐料得暂时保密，不然有人抢在我前边开了饭馆，挂出“专卖锅烧鲇鱼”的牌子，再申报了专利，我就没戏啦！）然后再蒜粒勾汁，颠勺而出盛盘上桌。此菜颜色淡红，热气腾腾，奇香无比……

每次爷爷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口水早就流下来了。

这种美味在当时也并不是随时可以吃到的；一天只卖多少份儿，很金贵，卖完了您想吃，再给多少钱也没有了。也许这就是人的心理：越这样买卖越火，越吃不上越想吃。通县“小楼”的名声也越传越远，连城里人都大老远地到通县去尝尝鲜儿呢！

爷爷在北京还经营着一家表行和一家饭店，这些买卖



足可以让他活得有滋有味儿，没多久爷爷就在东单苏州胡同下坡 12 号置买了房子，又娶了一个新奶奶。

我这位新奶奶很不一般，她是满族，其母曾是皇亲，是一位在宫里专门给娘娘梳头的老太太，吃过、见过、受过宫里的调教。由这样的妈调教出来的女儿还错得了吗？

新奶奶不但懂规矩、明世理，而且人也长得漂亮，干净、利落气度不凡，跟爷爷很般配。

最重要的是我这位新奶奶不是小脚，走起路来稳稳当当，大大方方，让爷爷非常可心，他们就恩恩爱爱地过起了日子。

苏州胡同下坡 12 号那所房子，就像老北京的那些四合院似的；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春天“爬山虎”的藤蔓上就开始滋出小的绿芽儿，绿叶儿，慢慢的绿色枝叶就爬满了院墙。紧接着丁香花就开了，还没走到院门口就能闻到了香花的香味儿，到了夏天，奶奶把夹竹桃的叶子浇得碧绿碧绿的，再配上鲜艳的粉红色的花，特别像是老北京家中条案上摆设的玉叶盆景，总想用手摸摸叶子闻闻鲜花看看是真是假！尤其那石榴花更是艳得红红火火，就像我爷爷奶奶当时的日子一样。

院内的大鱼缸里，各色的金鱼在水草里钻来游去，那舒服自在劲儿也像爷爷奶奶的生活。

要说这屋里屋外，院里院外什么都好，可苏州胡同就苏州胡同吧，偏偏多了“下坡”两个字，这“下坡”两个字儿可不太让人喜欢……

